

《黄金时代》开放式叙述逻辑浅析

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连云港中医药分院 赵雯雯

《黄金时代》是我国当代作家王小波创作的中篇小说,其情节叙述遵循纯否定性的开放式逻辑。小说前半部分情节的逻辑接近于佛家的“四句箴”,主要讲述了王二与陈清扬之间的情感过往;后半部分主要写了二人因“搞破鞋”罪名而受到批判以及交代“罪行”的经过。本文主要解读小说的叙述方法,浅析小说中的开放式叙述逻辑。

一、小说的主题意蕴

《黄金时代》以男主人公王二自述的方式展开全部情节,他是在云南乡下的生产队接受“再教育”的知青,女主人公陈清扬是下放到当地的医生。陈清扬虽然已经结婚,但由于丈夫在狱中服刑,独居已久。村里人的无赖无事生非,造谣说她生活放荡,是个“破鞋”。陈清扬不想一直背负这个骂名,于是想找王二帮忙,让他证明自己并不是“破鞋”,但王二却想让陈清扬接受现实,索性做一个“破鞋”。陈清扬起初非常气愤,但随着二人关系的发展,他们竟然真的产生了男女关系,二人在生产队的命运也从此交织在了一起。

在小说的第五章,二人被同时

抓了起来。农场军代表要求王二写出“犯罪”的经过,但当王二把自己“搞破鞋”的经过全部写出来时,军代表始终认为王二写得不够具体,认错态度不够诚恳。于是王二索性一次次地将自己“搞破鞋”的整个过程详细写下来,这满足了领导无聊的窥探欲,人事干部们甚至抢着看,看完之后再王二与陈清扬捆起来“斗破鞋”。后来陈清扬写了一份交代材料,她在这份材料中承认自己已经喜欢上了王二。领导可以义正词严地批判猥琐的情欲,却不知道如何批判这份“恬不知耻”的真情。领导要求陈清扬修改交代材料,但陈清扬说:“这是真实情况,一个字都不能改。”由于这份胆大包天的爱情比一切都“坏”,领导们再也找不出能够惩罚如此严重罪行的办法,最后只好放了他们。

二、小说叙述逻辑分析

王小波的作品受读者喜爱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叙述过程中将叙述逻辑完全暴露在读者面前。具体地说,王小波在写作中告诉读者,小说运用了怎样的逻辑展开情节,为什么要在故事中添加人物,以及叙事中插入某段描写的原

因。这种做法在其他作者笔下,也许会被视为单纯的炫技,有时甚至是画蛇添足,可在王小波的笔下,小说的魅力不仅在于其情节,还在于作者对故事情节、思想加以分解和构筑的过程。作者在小说中创造的文学世界可以被分化为各种元素,分解或整合到环环相扣的意识之中,作者以此突破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隔阂,直接与读者进行意识层面的对话。

这种叙事方法以作者思想和情节构筑小说的主体,这样写出的小说一般被称为“元小说”,意为围绕小说创作过程展开的小说。但《黄金时代》绝不是一部单纯的“暴露叙述痕迹”的元小说,小说中有对叙述规律的讽喻。在一切讽喻语言中,讽喻的对象一旦过于直白明了,就会使整个文本枯燥、乏味、浮于表面。在《黄金时代》中,讽喻的喻体才是小说的精髓。小说的主旨被深深地隐藏在生动有趣的当代寓言故事中,很多并不理解作者创作意图的读者也可以读得津津有味,仿佛作者创作的大量意象已经能够取代其背后隐藏的思想,展现作者的意志。在读《黄金时代》时,读者可以把它当作华丽的寓言,也可以将其视为无解的哑谜,读者阅读

小说的行为其实就是解构小说思想的过程,读者思考的过程就是作者思想再现的过程。

三、“四句破”理论

在小说的开头,作者作了非常简单的情节叙述,交代了王二和陈清扬的身份以及遭遇。但随着故事情节发展,陈清扬试图证明自己的清白、王二帮助陈清扬获得清白两段情节都被后文否定,开头预设的人物身份、关系、心理诉求都被作者推翻。在《黄金时代》整部小说中,所有情节最终都被不断否定:陈清扬从不想做“破鞋”转为甘心做“破鞋”,从厌恶王二转为爱上他,从躲避世人转为勇敢地宣布自己的情感;王二从玩世不恭走向成熟,从以为自己会被全世界抛弃转为相信自己会在陈清扬心中不朽,从戏弄陈清扬转为珍视陈清扬;农场干部从拷问者转为不敢直视陈清扬真情的被拷问者……故事在不间断的否定中逐渐展开,形成了别样的叙事逻辑。

为了更好地分析作者在叙事中展开的故事情节,我们需要借助一定的分析理论。大乘佛教中观派创始人龙树有著名的“四句破”理论,即将原来的二元对立是非观分解成四元辩证是非观,主要包括纯肯定、纯否定、复合肯定和复合否定,对任何事物都可通过这四种互相独立的立场看待。这种逻辑与《黄金时代》中的逻辑相仿,都是

在不断的交替否定中论证事物的发展规律,跳出微观的具体事物,展现多种复杂关系的宏观面貌。小说以纯肯定开篇,预设了基本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框架,然后又以一连串纯否定推翻所有预设,之后再以陈清扬在农场干部面前发自肺腑的认罪,营造一种虽真实但无法验证的复合肯定,最终以王二、陈清扬二人的离别构建了一层剪不断、理还乱的复合否定。小说在抑扬顿挫的明晰节奏中开篇,经过曲折的发展,最终在悠长的余韵中悄然终止,逻辑关系与故事情节在全篇中和谐共鸣、完美统一。

四、小说的开放式叙述逻辑分析

在《黄金时代》的前半部分,陈清扬与王二的关系一直发生着变化,这种变化契合“四句破”理论。小说中,王二的思考方式非常理性,陈清扬要王二证明她不是所谓的“破鞋”,王二则试图从逻辑上将陈清扬的命题证伪。王二的逻辑使整个对话不可理喻,却又格外严谨清晰。读者要想理解小说中人物的思维逻辑,就必须用四种对立的观点来看待问题,以抽象的逻辑解释具体的情节。小说对“破鞋”的定义是“偷汉子”,但如果不是“偷”,而是明火执仗地与异性有染,就可以从本质上粉碎谣言。这样陈清扬就可以在精神上获得解放,不必再思考自己为什么被人污

蔑为“破鞋”。这种解决方法看似矛盾,却有着很强的逻辑性:不管身边的人对“破鞋”作怎样的理解,也不管别人究竟以怎样的心态评论陈清扬,只要陈清扬在心中认为这个命题不成立,那么她就取得了逻辑上的胜利。这就是小说的开放式叙述逻辑,以纯粹的逻辑立论,以绝对的理性推演非理性的人类社会,用思维的力量反抗他人的思想干预。最终,陈清扬接受了王二,接受了作者主张的逻辑,用自己的真实情感否认外界的污蔑,用自己的心声捍卫自己的灵魂,最终让身边所有无聊、无耻、无法无天的窥视者理屈词穷,用真实的自我捍卫了自己的尊严。小说的逻辑以王二玩世不恭的文字游戏开始,以陈清扬胸怀坦荡的自我剖析结束,贯穿了两个主人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成长历程,与小说的叙事相互萦绕,最终形成了一种逻辑与叙事相交杂的开放式叙述逻辑。

《黄金时代》的背景是“十年动乱”时期,那时人们思想保守僵化,社会残酷暴力。开放式叙述逻辑其实是作者表达犀利讽喻的方式,小说题目“黄金时代”与社会现实形成了强烈对比,但与两位主人公真实、自然、坦荡的心境相称,表现了对不屈的人性的赞颂。小说叙事过程中的连续否定有很强的张力,让读者在阅读中渐入佳境;小说巧妙的结尾升华了主题,给读者以意犹未尽的阅读体验。